
美國名牌大學是否陷於**智力崩壞**和**充滿仇恨**？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反越戰運動與挺巴運動的不同之處

現在哥倫比亞和多間美國大學的挺巴勒斯坦示威運動越演越烈，筆者曾經在另一篇文章中將這一次的學生運動比擬為1960年代的反越戰運動，美國作家保羅·伯曼（Paul Berman）曾經參加過1968年哥倫比亞大學反越戰示威，他指出兩場運動有一個截然不同的地方，那就是教授扮演的角色。1968年他被警方拘捕，獲釋之後，很多教授苦口婆心地勸告他：人們以為自己的行動是很正義，但實際上卻不是這樣，在崇高理想的名義下，社會可能被削弱，隨之而來的是最嚴重的災難。

很多年之後，伯曼才醒悟過來，他現在以另一種角度去審視當今的學生示威運動，他認為現在的問題是在於「智力崩壞」（intellectual degeneration），他表示對那些煽動學生的教授感到憤怒，他認為大學應該有責任令學術思想去蕪存菁，而不是成為一言堂。他說自己可以諒解學生，但不能原諒教授！



美國是世界上最殘暴的國家嗎？

批評美國大學受左派教授影響已不是新鮮的說法，右派曾經嘲諷哥倫比亞大學是「夏灣拿大學的北部分校」（夏灣拿是反美國家古巴的首都）。根據媒體研究中心的調查結果，68%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教授為左派媒體撰稿，或者接受他們的採訪，此外，哥大又跟阿拉伯半島電視台合作。

一般來說，左翼意識形態的主張包含了尋求社會平等、反歧視、多元化、政府提供社會福利……。筆者認為這些主張是有可取的地方，然而，問題是主導美國校園的並不是溫和和自由派，而是極左派！極左派的特色是徹底批判整個美國的體制和文化，哥大經濟學教授傑佛瑞·薩克斯（Jeffrey Sachs）就是一個好例子。

在許多政治、經濟議題上，薩克斯都採取反美親外的立場，例如制裁委內瑞拉、新冠肺炎起源、俄烏戰爭，在2022年舉行的雅典民主論壇中，薩克斯指出：「現在中國看起來有點像漢朝，這是一個中央集權國家，並且以儒家文化和傳統優秀官僚文化為基礎，當我與經常會面的中國高級官員交談時，我覺得他們是我認識世界上最有見識的專業人士，當我與他們打交道時，他們懂得提綱挈領，他們很有水準，受過良好訓練..... 這是一種傳承超過二千年的政治文化。當你去觀察俄羅斯，普京就好像是沙皇，這不是偶然的，俄羅斯歷來有信仰權威的文化、捍衛傳統的文化。反觀自己的美國，這是一個半民主、白人主導的階級種族主義社會，旨在維護精英的特權，1787年就是這樣地建立這國家，這是一個擁有奴隸、執行種族滅絕的國家，為了白人文化而屠殺美洲土著，令人驚訝的是，今天的美國看起來仍是那個老樣子.....，自1950年以來，世界上最殘暴的國家就是美國。」2023年3月薩克斯接受新華社採訪時再次表示：「自1950年以來，全世界最殘暴的國家一直都是美國。」

如果我抹去名字，讓你猜是誰說以上的一段說話，可能你會以為那是來自伊朗或者北韓。那一種政治制度比較優秀呢？這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，遺憾的是，薩克斯連最基本的史實都沒有掌握好，他說：「自1950年以來，世界上最殘暴的國家就是美國。」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，在二次大戰之後，數以千萬計的受害者在某些專制政權下死於非命。而大部份印第安人美洲土著都是死於瘟疫，而不是戰爭。薩克斯可以放膽地批評美國，但不會有任何後果，因為這個「殘暴」的政權保障他的言論自由；如果他在俄羅斯發表類似的批評，他可能在內褲中被下毒，或者在西伯利亞勞改營暴斃。諷刺的是，薩克斯批判美國社會維護精英的特權，但他自己就是這制度的精英和既得利益者。

破壞學術精神

美國大學生經年累月地受到這類教授影響，難怪會出現伯曼所說的「智力崩壞」現象，我需要強調，我認為這是智力崩壞，並不是由於觀點不同，而是薩克斯這類極左派學者破壞了最基本學術精神，正如上面提過，薩克斯的言論都是一面倒的，若果我是這樣去教導學生：「所有中國哲學都是頂呱呱，相反，自古希臘以來，所有西方哲學都是濛查查。」又或者我這樣說：「所有古典統計學都是一枝花，反過來說，所有數據科學都是爛茶渣。」你認為我的學生能夠從我的教導中培養出批判性思維嗎？



左傾思想由意識形態出發，邏輯思維、資料數據都被撥開一邊，很多水平不高的東西都可以因為政治正確而在學術界佔一席位。美國哲學家彼得·博格西安（Peter Boghossian）高調地批評美國大學因着左派思潮而變得腐敗，在YouTube 頻道《羅賓報告》（Rubin Report）他批評包括哈佛大學在內的學府製造「破碎的腦袋」。博格西安曾經做過以下的實驗，他以看似高深的學術名詞胡亂地堆砌一些所謂論文，結果有七篇這類垃圾論文被學術期刊接納。其實，這並不是第一次進行這種測試，1996年，數學、物理學教授艾倫·索卡爾（Alan Sokal）將一大堆術語拼湊成一篇胡說八道的論文，然後向一份傳播後現代思想的學術期刊投稿，結果文章登了出來，但過了很久竟然沒有人踢爆，最後他自己踢爆自己。

仇恨與希望的分別

筆者認為極左思潮是十分危險的，因為整套理論是建基在仇恨，那些教授令學生憎恨自己的國家、政治制度、經濟制度、白人文化……，薩克斯清楚地指出：自立國以來，美國一直是殘暴和充滿歧視的種族滅絕政權，到現在仍然是這樣。雖然他沒有鼓吹革命，但是接受這種訊息的學生必然地憤世嫉俗，傾向於反叛，不信任權威、建制，不願意妥協、讓步，對異見者要除之而後快。無論你對這類人怎樣釋出善意，他們永遠不會滿足，不斷地提出指控，筆者有很多這類的經驗。此外，有一次美國廣播公司採訪一些名牌大學的少數族裔學生，一名學生憤慨地呼喊：「我是受到壓迫的！」校方的發言人說：「他們獲得獎學金，在世界一流大學讀書，他們竟然說自己受到壓迫，壓迫是在他們的心中！」這種建基於仇恨的意識形態和基督教思想是難以融洽的，因為後者強調愛心、寬恕、和解。而歷史的教訓是：訴諸仇恨的政治運動，最後都是以悲劇收場！



我在文章開首提過，左派也有值得讚賞的地方，例如民主黨人帕齊·明克（，1927-2002年）是深受我敬重的政治家之一，明克是日裔夏威夷人，年幼時她經歷過珍珠港事變，在當時的反日氛圍下，她的父親被送入拘留營，但這位經歷過歧視和壓迫的女子卻可以放下仇恨，通過從政去追求公義，她是第一位當選眾議院議員的有色人種女性，也是第一位在國會任職的亞裔美國女性，她一生都為人人平等而奮鬥，例如爭取雙語教育、低息學生貸款、免費托兒、對抗種族主義……。她說：「我相信我們的國家還是有希望的，我們不需要甘於平庸，我們有權衝上雲霄而摘星，去追求卓越，我們有與生俱來的良知去分辨邪

惡和煽惑，並看到正義將成功地克服所有障礙，我相信這一切，因為如果這個國家要像二百年前所設定的那樣，你一定有希望。」

簡單地說，她相信二百年前開國元勳標示的理想，這並不是一步到位，但憑着信心與希望，一生中她為社會公義創造出非凡的成就。

2023年4月27日
原載於澳洲《同路人》雜誌

[更多資訊](#)